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二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

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易傳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

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一有之道守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

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歴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程頤易傳

横渠先生曰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易説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相為消長陰剥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其義為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義易明非復之義盡於七日而止也陽道方復為泰之始故有疾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其出其入任道自運无遲速於其間與天之行

健无以異也方剛長之初獨陽未能用必得其類斯无咎矣是以朋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為復之无咎也此皆陰陽剛柔大義微而難言者欲觀復道反復无若歲功之易明故繼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自夏至陽始剥而於卦為姤建亥則盡建子而一陽來復在天之日蓋自鶉首以及星紀凡更七舍在人之月亦七易矣人之月即月之周天也從天道與日而言故云七日猶堯典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詩言一之

日二之日皆是也剛長之初利動而往之時蓋自易言之不動而往无以致臨泰自天地言之不動而往无以生萬物自聖人言之不動而往无以治天下其利有攸往皆一也然陰陽剛柔皆一道自天與氣言之則曰陰陽自地與形言之則曰剛柔在易之卦麗于形矣故六爻以剛柔言而復謂之剛反也易說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伊川先生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七日而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

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葢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傳易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手編劉元承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

之氣復為方仲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入關語錄）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陳氏拾遺）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大全集拾遺）○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一作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語錄）

橫渠先生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

心內也其原在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

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甞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人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為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為無所主宰常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已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此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極而陽復復斯亨矣復剛反也震動而坤順動而以順行也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日之

力所能勝也動而不以順行則戾之者至則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夫陰陽一氣之往來也反復其道終則有始天行也七日謂自姤至復也姤陰始生也陰生則陽消矣故七日而後復夫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驟爲之而況於人乎故剥以順止之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當是時陽微矣止而不行則剛終不可長也故利有攸

往夫復也者陽始生動之端也知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矣非盡心知性其孰能見之易說

龜山郭氏曰復者去此而反其本之謂也凡易之道坤息消乾乾息消坤二氣往來是以反其本者復也易以乾坤言形以天地言氣以陰陽言故乾坤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會无不反其始而後行故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律歷之紀四時之序无不返于

此者所以黄鍾為萬事本此之謂也復者陽生之初動之始也故曰亨震者動也坤者順也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也朋者類也一陽生為復二陽生為臨方其未復也陰上而消陽柔下而阻剛方是時也朋來可乎是以待其陽復則朋來无咎也謂陰降而為朋則小往大來蓋不得為朋矣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者相為消息亦无時而已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升而萬物死其反也其復也各終於

六位而時成是以知七日來復也然則四時之運行日月之代明豈物或使之然哉此天行之自然者也故孔子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然後知大德之生生剛反動而以順行而已而說者謂易以靜為復天地以无心為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爲在其靜而已也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且復言七日臨言八月者陰

陽之辭也故言陽以尚消息盈虛之自然言陰亦內外使之知懼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謂易以静為復天地以无心為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静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静而已也然謂静之終動之始斯可矣雍曰復以剛反而亨則天地萬物皆有待於剛者也剛故動柔故静物久於静不能自動

是所以有待於剛然後動而亨也如此則復主動而非静姤主静而非動動静之義係乎剛柔之反也有震之動有坤之順以是行焉則上順天地之道下順萬物之理是以出入行於自然无遲速之異也且剛柔反復其運不停自其小者視之四時日月可見也故在易之中一陽為復進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一陰為姤進而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其出也陽出則陰入陰出則陽入陰陽出入反復如此

孰為遲速故无疾而有常也朋來之後然後道大亨而功成故言无咎天行者自天道以言之七日之復是也由七日之復以觀則三才萬物之復莫不皆然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固无心於萬物也而萬物有心於天地因其有心於天地言之故曰天地之心然萬物資天地以有生故天地於是乎生萬物則天地之心无它焉生物而已是以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有生故有德有德則有心矣復為生物之始

是所以見天地之心也然復之時義大矣而彖不言大矣哉者蓋復非小道不待言而可知也姤遇之事有至小者存焉聖人欲人遺其小而玩其大者故姤言大矣哉也○天地无心於陰陽剛柔也窮極而變者天地之心也自生萬物觀之則七日來復以生爲天地之心矣自己道觀之皆然故出入无疾反復其道可觀天地之心如此況人乎傳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生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伊川先生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順）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易傳）○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陳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静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凡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為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静也閉關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放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民后不省方如言富庶優暇不甚省事又明是繼文之王（止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閉而未發先王不先時而動所以事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為靜之終復為動之始雷在地中則動已萌矣而未奮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得陽則舒得陰則慘故人喜陽之復而畏剛之剝也先王至日閉關助陽道也喜陽之復懼其微弱而人泄之以先奪陽氣則陽愈微而不進是以閉關而固其氣以助之蓋三才一氣耳方天地欲動而人爭先之是爭天地

之動以損天地之氣也聖人欲奉天時莫不先天地而後人從之是所以閉塞人事以助天地之發也後世為月令者於仲冬之月塗闕廷門閭築囹圄以助天地之閉藏蓋假此以為義誤以至日閉關為天地閉藏之時也夫至日日至也天地至復則動而將發生先王至日閉關正謂陽氣方動而微懼人道分奪其氣先動以泄之故奪人動發之氣是所以助天地生發之義也何閉藏之有哉易說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伊川先生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祇宜音柢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

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無字之道無它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並○祇與底通使底至也無至於悔朱公掞拾遺橫渠先生曰祇猶承也受也一云祇悔作神祇之祇祇之為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亡不可使成而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元吉顏淵之殆庶幾其以是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統復道而言之也至於七日來復則指天行而言是復道之一也爻象言君子脩身蓋亦復也凡易之一卦其義象皆不可窮盡聖人卦爻彖象之外不能悉言者多矣就其所言之中已具數義學者當觸類通之以極廣

大而已如乾象為天為馬豈能拘於大小之間哉昭
昭之多與天同一撮土之多與地同一卷之石與山
嶽同一勺之水與河海同道无間於小大故也復之
初九顏子盡之能不貳過故不遠而復於道苟貳過
則遠矣雖然有不善未嘗不知則蓋嘗有過也有過
則有悔唯不貳過故其悔小而无大悔也凡充有悔
之極則有大凶充无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
故知无祇悔以其无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此顏子

克己復禮之道故象言修身也易說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易說

龜山楊氏曰過而後有復顔淵不貳過猶有過也而未形焉其復不遠矣非克已者其孰能之兹其所以為仁歟盡斯道者其惟初乎六二柔順中正无過而復休而復者也其復也從初而已故曰以下仁也中正而親仁吉孰加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稱樂正子好善優於天下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休美也充好善之實孟子之所以為美盡下仁之道復之所以為

休其義一也不遠之復克己者也克己復禮仁也故六二之下初九所以為下仁也然古之人脩身者豈徒然哉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也聖人之治天下仁之而已孟子所謂推恩保四海是也夫欲仁天下者必先仁其身是以中庸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復以初九脩身六二為下仁不亦宜乎易說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

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所處非位非頻慼自危不能无吝吝一作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其守不固矣雖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能不復行者也故頻復厲夫操存舍亡蓋俛仰之間耳其危豈不甚乎然復而頻是亦善補過者也故雖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說者皆以頻為頻蹙之頻失位過中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先生以謂頻數之頻嘗試考之禮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不得已而復與勉強而行之无以異也不得已而復尚且知復焉何厲之有與夫孔

子所謂義无咎者為不倖矣由是而知頻非不得已之類亦明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況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道有至於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皆以頻為頻蹙之頻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為頻數之頻頻蹙不得已則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何厲之有與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為不侔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於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

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説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蓋頻復也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易説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伊川先生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隂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隂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

拯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隂居隂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程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上下四隂之中而獨從陽中行獨復者也隂之從陽性也故謂之從道然柔不中无剛明

之才雖欲從道而无受道之質故不言吉與休復之下仁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亦捨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於衰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剥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剥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易說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易傳

橫渠先生曰性順位中无它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

剛長柔危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則悔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而无應於上下无所待而復者也其復也誠於善而已故謂之敦復夫誠自成也故夫子曰中以自考也初九陽始生動之微者也其違未遠故其復也不至於悔而已六五无所待而復安於復者也故直曰无悔不言吉吉不足以言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以隂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象故言敦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厚則所以成已者至矣雖未足以盡為君之道亦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盡成已成物之道則君道盡二帝三王是也六五為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足故僅能自成與在下君子脩身无以異然初九既无大悔於其初馴致其道則知其終為元吉矣六五居尊極之位方同在下之道雖

敦復優於不遠之復而以時位初終論之是未足以致人君之元吉也故特中以自成而已易說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先生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

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啟天災人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與初異其違道遠矣迷而後復者也故凶苗民逆命七旬乃格是也迷則妄行故有災眚書曰眚災肆赦眚曰病也其為災眚不明而已有可復之道焉故在所肆禹之班師是也豫之時雷出地而奮威行於上矣又順以動故利行師君道也復之與豫以二體言之順動一也而迷復之凶其事則異矣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反君道故也一年數之終十年不克征則

終不可用矣禹稱有苗曰昏迷不恭反道敗德此之謂也易說

無山郭氏曰上六君道知柔知剛上六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復之終迷不知反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歟夫天道人事皆貴復爲迷不知復則上逆天道下乖人事其凶宜矣言有災眚則得之天得之人者其凶非一也迷復无所不失故其凶至亦无不有

之況行師用兵之道尤為危事是以自用之則大敗佐其君以用之則有十年不克之凶十年極矣十年不克則自敗可知是其國君凶也且復有自復者有不能自復而從人者有失而頻復者皆復也上六居一卦之上有君之道君道以能從人為善坤之六五黄裳元吉是也上六自不能復又不能從人之復可謂反君道矣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茍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冥豫成有渝是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四

大易粹言卷二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震下
☰乾上

明道先生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顔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顔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易傳

一无合字

兼山郭氏曰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文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是則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為三者之

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則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圖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

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茍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无妄四徳无妄而後具四徳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别自三才之别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於覆地

之於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指眚匪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妄觀之則自天至者為災由人自致者為眚无妄之動貴其止於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有攸往 易說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伊川先生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

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并易傳

性命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

兼山郭氏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聖人之與天合德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因循故常依于天理无思无為亦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以其卦言之震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以才言之動而健以其位言之二五得位剛中而應所以為元亨利正也乾者大也大亨以正其天之命乎且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故自春

分而出萬物從之而出秋分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豈物物而賦之此以亨正而出彼以亨正而受此以无妄而感彼以无妄而應故能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者也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於此可見矣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為夭為壽為災為眚是謂匪正有眚之理也然則匪正有眚又何之矣故知有妄之行天之所不祐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一索而得男剛自外來也震下而乾

上動而健也動而健則動爲主矣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也雷動而天行則其誠无息卦之所以爲无妄也動而以人爲則妄矣剛中而應謂二五也五以剛健中正而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而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爲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不

祐欲往安之乎故不利有攸往自无妄元亨利貞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

捨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偽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

之謂也輔嗣於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易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明道先生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劉絢師訓

○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它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

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之有田而不勤稼穡者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於稼穡而復敗諸水旱其荒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遺語錄

伊川先生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

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易傳○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鄒德久本○无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又曰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誠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語錄○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

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无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時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物因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育物不以時害莫甚焉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應之故曰物與无妄先王所以對時育萬物亦因天而

已矣所以无妄也易說

焦山郭氏曰物之生也本乎一氣氣之運也本乎陰陽天地者絪縕以感之爾何與於人乎曰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得被萬物者在對時而已

且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於是乎平秩東作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於是乎平秩西成東作西成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之政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則仁及於禽獸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

山林則仁及於草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仁及於魚鼈先王之仁有及於烝民有及於禽獸有及於草木魚鼈故能如魚麗之盛多凡以對時育物而已詩云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故古之興王莫不皆然亦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率歸之无妄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運乎上雷行於下无適而非天故為无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收發非雷也

天之所運是雷為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於无妄者也且茂對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易說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陽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一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

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其動以天則无

往而不得志矣故吉居无妄之時利在正而已往則則匪正故曰不利有攸往各有所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於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偽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顔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於有行既盡己之性又盡人之性盡物之

性如是而往其為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於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為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及成己成物之義皆同易說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伊川先生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作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

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為）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

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一无必字）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求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爲物首

則可乘剛處實則凶易說

廣平游氏曰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唱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為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為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每成功其為无妄孰大於

此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行其所无事也行其所无事則无妄矣若禹之行水是也雖排淮決泗瀹川刊木无往不濟矣故利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穫菑而畬天之理也茍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以是爲思而後

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已也誠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未能成己之事而遽欲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己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為發明蓋非一意禮於坊記稱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其辭義皆異蓋果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妄也故凶旣云凶矣何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蓋不耕穫不菑畬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異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

利有攸往象不曰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不當有凶字也易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

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己也妄為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

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行人得牛乃邑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訴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為說緣耕稼生詞（易說）

龜山楊氏曰牛順物也耕稼所資以為用也六二以中順應乎上行人之象也而三據其前而不得進故曰或繫之牛順而見繫无妄之災也然五以中正在

上而二以中正應之非三之所能間乃三自為災耳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邑所居之邑三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闗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數也輔嗣以六三行違謙順為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違則非无妄况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

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

攸往而以動為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葢有无妄之道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竆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葢其所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為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

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矣可不慎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易說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一作

貞

子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一无為字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居陰能固有之也无應於上下无妄者也故可貞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為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

服膺而弗失皆九四之謂也易說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無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

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易傳 並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二以中順應之无妄之至不可有加矣而下猶有㢟率者蓋无妄

之疾也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舜之時苗民逆命所謂无妄之疾也禹之徂征用益贊之言而班師知藥之不可試也禹乃班師則順命之民必有破其毒者其可乎故舞干羽而有苗格勿藥之喜也然周公東征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以爲考翼不可征非一人而已而周公必征之何也蓋當是時外則淮夷叛内則羣叔流言乃欲反鄙我周邦非无妄之時也與益贊之言異

矣此周公所以必征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為疾○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為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為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

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蓋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蓋深絕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與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无災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此皆小人之道也几足以害无

妄者皆謂之災易說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一作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往

斯過矣故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於是猶欲行焉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為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利得中也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窮行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乾下艮上

大畜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

畜義 易傳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

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易傳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大賢之理如以為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

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禄者不足以自髙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徒取於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徳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為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况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健天徳也能止天徳其畜大矣惟天為

大惟克則之克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利為大貞上合乾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无妄而後可畜俗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

其道大備 易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〇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

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文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 程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强學

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並易說）

履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

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袞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疏間親新間舊言聽計從无

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羣賢果進則從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羣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脩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者

畜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内則煇光日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合志則乾道上行矣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禄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食乃吉五居尊位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无往不濟矣故利涉大川自大畜利貞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主大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六五才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以必濟也而說者謂挾衆為助其末優乎

易說○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爲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爲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静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内能成剛健篤實之德發於事業者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有剛强不

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莫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

涉大川為餘事蓋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

大畜頤之故涉大川優為之矣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先生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

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

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

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易傳○陳瑩中

答吳國華天在山中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

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楊遵道錄）

横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正蒙）○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它前言往行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學不長者無它術唯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

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為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弃也決矣○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恐其自足足則不復

進並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易說○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語解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

山必不能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德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如是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實煇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歟且識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

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大道矣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一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

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之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為謗己故初則有厲而利已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卦之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惟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僴阱

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知危之為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脩德之道也知危之為利者蓋以危而脩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已之利也故古之人以宴安為酖毒如此則有厲為利已明矣畜德之初蓋有出於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之九三為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脩德不繫乎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

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興此利已者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於治己也易說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其輪輹一有其字謂不行也○輿說輹而不行者

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説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_{程正}_{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畜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_易_説

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説輻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爲應能上健者也二以剛中爲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輿説輹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易説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之人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

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輹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輹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上雖中亦尤也孔子絶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絶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遷怒皆放心之小者顔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愼獨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

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矣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説輹之道也易説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

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

一有三字合志上進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歴二陰則或有童牿説輹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 易説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説輹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輿以習其載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己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内之畜於己者如此其周外之

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蹶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以自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利有攸往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為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角

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二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輹之道也說輹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一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

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脩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輹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之逐所以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爲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輿說輹之止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已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天地

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慎恐懼慎獨終言不愧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易說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

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一无人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

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

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並易傳）○教人之

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

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

終不能使之改唯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

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

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李籲師說）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

如六四故為童牛而牿加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豶豕之牙葢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牿牛之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雖乾體有健行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象焉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也牿之則易制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也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牿之則元吉而

有喜矣至其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比干之忠皐陶之刑不能勝也易說

厚山郭氏曰六四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之象六五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艮之能止者主乎四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乎上上下之情通而能行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慾之未行而能畜之將順於其早正救於其

小也古之人君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冕而前旒以蔽明黈纊充耳以塞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為以守至正其止之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慾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攖龍鱗犯嚴顔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晚也故成王剪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為之蓋將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如之何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是以貴除其本也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是則有固本之道也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為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周人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絶酒禍之本也詩首關雎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書王正月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哉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犢豕之牙之義也夫然後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有慶亦小大之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辯而止之於初者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狠戾鬬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

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牿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牿牢之也童牛不必牿而牿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也易說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

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

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伊易傳○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楊遵道錄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豶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弃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

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訛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豶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之質可化為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爲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窒其欲而已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竊在上之不欲耳非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不以威刑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力之所能勝也豶之以窒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畜天下之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先儒以牿為牢閑疑其非楅木也豶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牿殆謂馴之於初豶豕之牙殆謂絶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于金柅且不能制其蹢躅也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牿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輹之道故言豶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為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為害

者牙也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象既

有牙斯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為害矣是猶君子必

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

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牙豕已

有失矣蓋已陷於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

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

已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者自得於一心而已有慶

者喜其廣大及物之意蓋五為君道與四不同能盡

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易說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

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文下亦誤加之正易傳

横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為絶句艮為止上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故亨易説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

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矣故天衢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

所隆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歟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牿則知利已之厲矣豶豕之牙則説輹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艮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爲艮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爲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兼之易說

大易粹言卷二十六